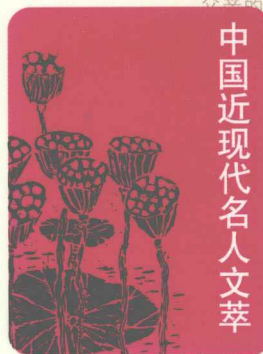


Zhongguo Jinxindai Mingren Wencui  
Luyan Wenji

# 鲁彦文集

鲁彦◎著  
书林◎主编

线装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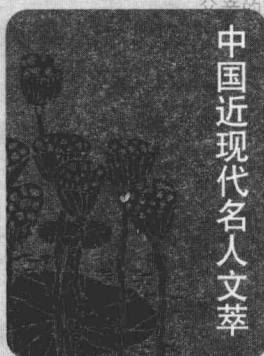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中  
陈老  
散  
风  
食味杂  
父亲的玳  
听潮的故  
关中琐清  
在人类的  
旅人的心  
母亲的时  
小  
至于秋  
的出  
黄  
毒  
骨  
贼  
的悲  
的盆  
顶

散文  
风箏  
狗  
记  
雪  
父亲的琉璃  
听潮的故事  
关中琐记  
清明  
在人类的心里  
旅人的心  
母亲的时钟  
小说  
不至于罢  
秋夜  
嫁金  
黄药  
毒  
骨头  
悲哀  
的心  
岔路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Zhongguo Jinxindai Mingren Wencui  
Luyan Wenji

# 鲁彦 | 文集



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  
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的风景  
无论是欢乐还是伤痛  
都是大师们人生苦旅跋涉后留下的真实印记

鲁彦◎著  
书林◎主编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彦文集 / 鲁彦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9.6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 书林主编)

ISBN 978-7-80106-957-3

I. 鲁… II. 鲁… III. ①鲁彦(1902~1944)—文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8621 号

---

**鲁彦文集**

著 者: 鲁 彦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镇

排 版: 燕 顺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http://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

定 价: 360.00 元(全 12 册)

# 目 录

## 散 文

风筝 .....	003
狗 .....	007
食味杂记 .....	012
雪 .....	015
父亲的玳瑁 .....	018
听潮的故事 .....	024
关中琐记 .....	030
清明 .....	044
活在人类的心里 .....	048
旅人的心 .....	050
母亲的时钟 .....	055

## 小 说

许是不至于罢 .....	063
秋夜 .....	073
菊英的出嫁 .....	080

黄金 .....	087
毒药 .....	100
阿长贼骨头 .....	109
童年的悲哀 .....	140
小小的心 .....	157
岔路 .....	169
屋顶下 .....	176
病 .....	194
李妈 .....	205
安舍 .....	221
他们恋爱了 .....	230
桥上 .....	238
惠泽公公 .....	251
河边 .....	262
银变 .....	274
中人 .....	292
陈老奶 .....	305

# 散 文



## 风 箏

“五代李业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箏鸣，故名风箏。”——《询乌录》。

但据我所知道，现在的风箏，或纸鸢，有些变化了。现在有许多不会鸣的风箏，不象鸢的纸鸢和不会鸣亦不象鸢而名为风箏或纸鸢的。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的变化，如在宁波的风箏。

“风箏”和“纸鸢”这两个名字，在宁波只有读过书的人才懂得这是什么东西，没有读过书的人，只晓得“鸱子”这一个名字。据说这是一个通俗的名字，除了宁波还有许多地方也是这样喊的。其所以喊为“鸱子”的原因，是因鸱和鸢略同的缘故。宁波的鸱子除了不象鸱之外还变了一种极可怕的东西。如果孩子的鸱子落在谁的屋上，不仅鸱子要被踏得粉碎丢在粪缸里，那屋里的男男女女还要跑出来辱骂孩子，跑到孩子的父母那里去吵闹，要求担保三年的太平。据说鸱子落在屋上，这屋子不久就要犯火灾的。

这所以要犯火灾的原因，宁波人似乎都还不知道。我个人因通俗以鸱子喊纸鸢的事情却生出了一个胡乱的类推，以为鸱子和老鸦也发生了什么关系。

老鸦与乌老鸦还有很大的分别，但它们与火灾的关系都极为密切。老鸦在白天叫，不一定是发生火灾的预兆，也可以作为一切大小祸事的预兆，如口角、疾病、死亡等等。白天，宁波人一听见远处的一声老鸦叫，他们便要喊三声，“呸！出气娘好！”（这“出气娘好”四字也许还没有写错，因为这句话平常用为“出气”的居多。例如谁的屁股或那里忽然痛了起来，动弹不得的时候，宁波人叫做中了“齷齪气”，意即鬼气。便立刻吐了几滴唾沫在手心上，响了一声“呸！”忙把手心往痛的地方打去，一面说“出气娘好！”这样的三次，齷齪气便被赶出去，他就好了。所谓“娘”，是说鬼是他的儿子，蔑视鬼也。）老鸦若在夜里叫，那便必是火灾的预兆。谁听见了，谁就必须立刻（必须立刻，第二天便无效）起来喊邻居，告诉他刚才老鸦叫过了。这叫做“喊破”，老鸦的叫被



喊破以后便不能成为火灾的预兆。若是谁听见了，怕冷或贪睡不起来喊破，数日后，远近必有一次火灾。这火灾的地方虽然并不一定在听见老鸦叫的人的地方，但人人毕竟怕这灾祸不幸的落到自己的头上。至于乌老鸦的叫，那便大不同了。冬天满田满天的乌老鸦，任它们叫几千声几万声都不要紧。在他们眼光中这并不是不祥之鸟。不过火灾时纷纷四飞的火星，他们都叫做“乌老鸦”，象这种乌老鸦确也极使他们恐怖。

我回想到自己幼时的几种游戏，觉得有许多也还满足。例如看见摇船的不在船上，船又没有载着什么的时候，跳下去把它荡到河的中心去，在他人的眼中原是最下等最顽劣的孩子的游戏，我却也背着母亲学会了。因此三年前在玄武湖中得到了许多的兴趣，雇船去游时可以不受船夫的掣肘，自由自在的荡到太平洋（我们给湖中最宽阔的地方起了这一个名字）中去洗脚。但想起来其中有两件最使我怅惘的是游泳和放风筝。母亲对于这两种事情防范我最严。她不准我游泳的原因除了赤着屁股在河里浮着是不体面之外，最重要的自然是怕我溺死了。我好几次偷偷的去学——后来已经能够把下颚扣在裤做的球上游一丈远——差不多都被她发觉了。她不说要我上来，但拿着一根又长又粗的晒衣用的竹竿，说是要把我按到河底去。这样，我便终于没有学会。至于放风筝，不用说是更其困难了。这是关系于许多人的祸福的事情。但是大人们尽管禁止，每年冬天和春天田野中总还有大人们所谓顽童的在那里偷着放。自然，我也是极愿意加入这一党的。但是这游戏太不容易了。不仅自己没有钱，就有钱也没地方去买。自己偷偷的做了几次，不是被母亲发觉就是做得不灵。而其中尤感觉难办的是线。母亲用的都是短短的一根一根的线，没有极长的线。若是偷了去，一则容易发觉，怕屁股熬不得痛，二则一根一根结起来不灵活，所以没有法子想，我就只有跑去呆子似的仰着头看人家的风筝。若是那个放风筝的是我的熟人，他的风筝落下了，我便自告奋勇的跑去帮他拾。他要放时，我便远远的捧着风筝给他送了上去。这样我就非常的喜欢。但尤其满足的是千求万求的才允许了我在几分钟内拉着空中飞舞着的风筝的线。

三星期前的有一天下午，看见窗外大杞树的飘动，我忽然又想到风筝了。我急切的想做一个放。我忙把这个意思告诉唐珊和静弟。唐珊告诉我，湘乡的风俗和宁波的差不多，风筝落在屋上也是火灾的预兆。但

是她又说我不妨做一个放，这里屋子非常的稀少，不至于落在屋上；静弟的母亲不信从这种风俗，也不会来阻挡我。于是她便为我寻线，我和静弟动手做风筝了。静弟向来没有做过，我也只会做瓦片风筝。这虽然不好看而且不会鸣，但是我想只要放得高倒也罢了。不一会，风筝成功了。这确象一块瓦片，背脊凸着，只是下面拖了一根长长的草尾巴。我知道这尾巴是最关紧要的，起首不敢怎样的放线，只试验尾巴的轻重，但是，把尾巴的重量增而又减，减而又增，总是放不高，不是翻筋斗，便是不肯上去，任凭我怎样的拉着线跑。这样的天就黑了。第二天，我注意到风筝背上的那三根引线，怕有太长或太短的毛病，改长改短的又试放了半天。结果还是放不高，而且有一半落在水田里。第三天没有进步，第四第五天没有风。第六天觉得地上的风太小，跑到山顶上去放，但是依然觉得太小了。有一天，风可大了，但是我拿出去试觉得又太大了。这样，我只有懊恼着把风筝高高的挂在壁上了。“我为什么和风筝这样的无缘呢？”我绝望后这样的想。“难道是因为我自己太重了拖住了它吗？”于是我感到自己的身体的确重了，年纪的确大了。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在贵州”，静弟的妈妈——她是贵州人——告诉我说，“放风筝是非常热闹的。大大小小的铺子几乎没有一家不卖风筝。那风筝不象你做的那样不好看。那里的风筝有象鸟的，有象鱼的，有象虫的，有象兽的，有象人的——几乎无奇不有。那里没有象宁波和湘乡这种迷信。他们不仅不把风筝当做不祥的东西，他们遇到人家的风筝的线在他们屋上不高的时候他们还要用一根拴着石子的线丢上去把风筝的线钩了下来抢风筝。在自己屋上抢风筝，是作兴抢的，只要你有本领。有些人故意把自己的线割断了，让风筝飘去。有些人在一个大风筝——有时大的象八仙桌那样大——上系两三个小风筝。有些人在夜里放风筝，在风筝上系了一串鞭炮，鞭炮的引线上接着一根纸煤（即卷纸引火的那种东西），纸煤的一端点了火，待风筝放高了，纸煤便渐渐燃到鞭炮的引线上，鞭炮便在黑暗的半空中劈劈啪啪的响了起来，火光四散的飞走，随后风筝失了相当的重量便几个筋斗翻了下来。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在清明前后几乎都带了风筝拜坟去。他们请死者吃过了羹饭，便在坟边堆起了石头，摆上锅子——煮饭菜的器具都带了去的——将饭菜烧热了，大家在地上坐着吃。吃完了暂时不回家，便在那里放风筝。有一次，一个衙门里的少爷竟做

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大蜈蚣，上面系着响铃，据说是花了几元钱定做的，因为风筝重，线便粗了许多，放线的时候手拿着要出血，便用毛巾裹了手。就在这一次，他把线割断了，让蜈蚣自己飞去。还有最令人发笑的是，有些人放马桶风筝，飞在半空里摇摇摆摆的确乎象一只真马桶。”静弟的妈妈讲到这里，听的人都大笑起来了。

于是我想：“这马桶风筝如果落在宁波人的屋上，在火灾之前，怕不是先有一场极大的灾祸吗？”

我觉得风筝也如人似的，有幸与不幸。

（原载 1925 年 5 月 25 日《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10 期）

# 狗

“我们的学校明天放假，爱罗先珂君请你明晨八时到他那里，一同往西山去玩。”一位和爱罗先珂君同住的朋友来告诉我说。

“好极了，好极了！”我喜欢得跳了起来，两只手如鼓槌似的乱敲着桌子。

同房的两位朋友见我那种样子，哈哈的大笑了。

住在北京城里，只是整天的吃灰吃沙，纵使有鲜花一般的灵魂的人也得憔悴了。

到马路上去，不用说；大风起时，院子内一畚箕一畚箕扫不尽的黄沙也不算希奇；可是没有什么风时关着门，房内桌上的灰也会渐渐的厚起来，这又怎么说呢？

北京城里有几条河，都如沟一样的大，而且臭不堪闻。有几个池多关在皇宫里，我不知他们为什么叫那些池为“海”，或许想聊以自慰罢。所谓后海，现在已种了东西。

北京城里也有几个小山，但是都被锁在皇宫里。

这样苦恼的地方，竟将漂流的我留了四五年，我若是不曾见过江南的风景倒也罢了，却偏偏又是生长在江南。

许多朋友都羡慕我，说我在北京读了这许久书，却不知道我肚里吃饱了灰。

西山离城三十余里，是一座有名的山，到过北京的人，大概都要去游几次。只有我这倒霉的人，一听人家谈起西山就红了脸。

来去的用费原化不了多少，然而“钱”大哥不听我的命令，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扑满虽曾买过几次，但总不出半月就碎了。

从高柜子上换得的几千钱，也屡屡不能在衣袋中过夜。

不幸，住在北京四五年，竟不曾去过一次。这次爱罗先珂君邀我一道去游这里的名山，我还不喜欢吗？

和爱罗先珂君同住的朋友走后，我就急忙预备我的东西。从洗衣作里取回了一身衬衣，从抽斗角里找出了一本久已弃置的抄写簿，削尖了一支短短的铅笔，从朋友处借来了一只金黄色的热水瓶。

晚饭只吃了一碗，因为我希望黑夜早点上来。

约莫八点钟，我就不耐烦的躺在床上等候睡神了。

“时间”是我们少年人的仇敌。越望它慢一点来，好让我们少长一根胡髭，它却越来得迅速，比闪电还迅速；越希望它快一点来，好让我们早接一个甜蜜的吻，它却越来得迟缓，比骆驼还迟缓。

“天亮了吗？天亮了吗？”我时时睡眼朦胧的问，然而仔细一看，只是窗外的星和挂在墙上的热水瓶的光。

“亮了！亮了！……”窗外的雀儿叫了起来。我穿了衣，下了床，东方才发白，不敢惊动同房的朋友，只轻轻的开了门走到院中。

天空浅灰色，西北角上浮着几颗失光的星。隔墙的柳条儿静静的飘荡着，一切都还在甜睡中，只有三五只小雀儿唱着悦耳的晨歌，打破了沉寂。我静静的站着，吸着新鲜的空气，脑中充满了无限的希望，浑身沐在欢乐之中了。天空渐渐变成淡白的——白的——浅红的——红的——玫瑰色的颜色。雀儿的歌声渐渐高了起来，各处都和奏着。巷外的车声和脚步声渐渐繁杂起来。一忽儿，柳梢上首先吻到了一线金色的曙光，和奏中加入了鹊儿的清脆的歌声。巷内的人家都砰嘭的开了门，我的旅馆的茶房也咳嗽着开了大门。

我回到房中，那两位朋友还呼呼的酣睡着。开了窗子，在桌旁坐下，看着他们沉醉似的微笑的脸，我暗暗的想道：

“西山也有如梦一般的甜蜜吗？”

一会儿，茶房送了脸水来。我洗过脸，挂上热水瓶，带了簿子和铅笔要走了。回过头去一看，那两位朋友依然呼呼的酣睡着，看着他们沉醉似的微笑的脸，我对他们低低的吟道：

“静静的睡着罢，亲爱的朋友们。梦中如有可爱的人儿，就不必回来了。”

太阳已将世界照得灿烂，微风摇曳着地上的柳影，我慢慢儿的踏了过去。

在路旁的小店里，我买了几个烧饼，一面咬着，一面含糊的唱着歌，仰着头呆看那天上的彩云，脚步极其缓慢的移动着。今天出门早，早到

爱罗先珂君处也要等待，所以走得特别的慢。

然而事实并不这样，这极长极长的路，却不知不觉地一会儿就走完了。

爱罗先珂君仍和平日一样的赤着脚躺在床上和一个朋友谈话。他热烈地握着我的手，问我为什么来得这样早，我说我的灵魂还要早呢，它昨夜已到了西山了。他微微一笑，将我的手紧紧的捏了一捏。

我们三人吃了一点饼干，谈了一会，就陆续来了几位朋友。要动身时凑巧又来了一个日本的记者，谈论许久，说是爱罗先珂君将离开中国，要照一个相。照相后，我们方才动身。去的人一起十二个，除爱罗先珂君外，其中有一个日本人，一个台湾人，三个内地人，其余都是朝鲜人；我们随身带去一点橘子，糕饼等物。

出了西直门，我们分两路走。坐洋车的往大路，骑驴子的往小路。我和爱罗先珂君都喜欢骑驴子。

那时正是植树节，又逢晴天，我们曲曲折折的在田间小路上走，享受不尽春日的野景。有些人唱着日本歌，有些人唱着世界语歌，有些人唱着中国歌。我的驴子比谁的都快，只要我“得而……”一喝，拉紧缰绳，它就飞也似的往前疾驰。只是别的驴子多不肯跟着上来，它们都走得很慢，使我屡次不耐烦的在前面等。有一次我的驴子在路旁等它们，让它们往前走，不知怎的，忽然那些驴子都疾驰起来。我很奇怪，将自己的驴子跟在别一匹驴子后一试，也多是这样。后来我仔细一看，原来我的驴子要咬别的驴子的屁股，别的怕了起来，所以疾驰了。于是我发明了一种方法，等大家鞭不快驴子时，我就挽转缰绳跑了回去，跟在后面。这样一来，大家就走得快了。

“为什么它们不怕鞭子，只怕你呀？”爱罗先珂君惊异的问我。

“因为我的驴子是雄的……”我回答说。

大家都笑了。

西山原不很远，我们出城门时早已望见，但是仿佛有谁妒忌我们似的，任我们如何走得快，他只是将西山暗暗的往远处移去。我很焦急，爱罗先珂君也时时问我远近。确实的里数我不知道，我便问驴夫。

离山不远时，路上的石子渐渐多了起来，最后便满路上都是。那些灰白色的石子重重的堆盖着，高高低低，不曾砌入泥中，与普通的石子

路完全不同。驴子的脚踏下去，石子就往四面移动。在这一条路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我的驴子虽有“千里之材”，也不能在这里施展，一不小心，就是颠簸。大家只好叹一口气，无可奈何的慢慢儿走。驴蹄落在石子上，发出轧轧的声音。我觉得我是坐在骆驼上。

这时离山已很近，山上青苍的丛林，孤野的茅亭，黄色的寺院，以及山脚下的屋子都渐渐在我们眼前清楚起来。喜悦从我的心底涌了上来，我时时喊着“到了！到了！”爱罗先珂君的眉毛飞舞着，他似乎比我还喜欢。大家望着山景，手指着东，指着西，谈那风景。

我仿佛得了胜利似的，在他们的前面走。

忽然，一阵低低的呜咽声激动了我的耳鼓。我朝前一看，有一个衣服褴褛的妇人坐在路的右边哭泣。她的头发蓬乱，脸色又黑又黄，消瘦得很，约莫四十余岁。她坐在路外斜地上，下面是一条一丈许深的干了的沟。她拉着草坐着，似要倒下去的一般。哭泣声很低微，无力似的低微。

“游览的地方，都有这种乞丐，”我略略一想，就昂着头过去了。

“先生！先生！”爱罗先珂君在后面喝了起来。

我仍然往前走，只回过头来问他什么。

“什么人在路旁哭呀！王先生？”他说着已经走过了那妇人的面前。

“是一个妇人，”我说。

“她为什么哭着？什么样的人呢？”

“或许是要钱罢，穷人。”我说着仍昂然的往前走。

爱罗先珂君是在我后面的第四个人，他的前面是一个朝鲜人。他用日本话问那朝鲜人，朝鲜人也用日本话回答他，似乎在将那妇人的模样描写给他听。

“王先生！你为什么不下去问问她呀？”爱罗先珂君忿然的问我。这时离那妇人已经很远了。

我没有回答。我觉得这没有问的必要。在游览的地方，我曾看见许多没有手和脚的乞丐，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讨钱的。

“你为什么不下去问问她呢，王先生？你为什么不给她一点钱呢？”爱罗先珂君接连的问我。

乞丐不来扯我的驴子，我却下去问她？平日乞丐扯着我的车子跟来了，我总是摇一摇头。多跟了一程，我就圆睁着眼，暴怒似的大声的说：

“没有!”向来不肯说“滚!”这已是很慈悲的了，今天却要我下去问她?——但是我想不出一句话回答爱罗先珂君。

我一摸口袋，袋中有六七元的铜子票。爱罗先珂君出来时共带了十二三元，在路上都换了铜子票，一半交给了坐车去的，一半交给了我，我这时想依从爱罗先珂君的意思回转去给她一点钱，但回头一看，已距离得很远，便仍往前走了。

爱罗先珂君知道我没有话可以回答，很忿怒的在后面和朝鲜的朋友谈着。

我听见那忿怒的声音，渐渐不安起来。我知道自己错了。

到了山脚下，我们都下了驴子。我握着爱罗先珂君的右手，那位朝鲜的朋友握着他的左手，在宽阔的山路上走。

“你为什么不下去问她呢，王先生?”他依然忿怒的问我，皱了眉毛。

我浑身不安起来，脸上火一般的发烧，依然没有话可以回答，只低下了头。

“在我们那里，”他忿怒着继续说：“谁一见这种不幸的人时，谁就将她扶了回去。在这里，你却经过她面前，如对待一只狗似的安然走了过去!……”

狗，我才是一只狗!我从良心里看见了我所做的事情，我承认他所说的是对的，我才是一只狗!我恨不得立刻钻入地下!……

我如落在油锅中，沸滚的油煎着我。我羞耻，我恨不得立刻死了!……

西山有如何的好玩，我不知道。在山间，我们曾喝过溪水，但是在水中，我照见了我自己是一只狗;在岩石上我曾躺了一会，但是我觉得我那种躺着的样子与别的狗完全一样。在山上吃蛋时，我曾和爱罗先珂君敲尖，赌过胜负，在半山里，我们曾猜过石子;但是我同时又觉得不配和他，和其余的人玩耍。

的确，我经过她面前时，我是如对待一只狗似的安然走了过去!

(选自短篇小说集《柚子》，1926年10月，北新书局)



## 食味杂记

如其他的宁波人一般，我们家里每当十一二月间也要做一石左右米的点心，磨几斗糯米的汤果。所谓点心，就是有些地方的年糕，不过在我们那里还包括着形式略异的薄饼厚饼，元宝等等。汤果则和汤团（有些地方叫做元宵团）完全是一类的东西，所差的是汤果只如钮子那样大小而且没有馅子。点心和汤果做成后，我们几乎天天要煮着当饭吃。我们一家人都非常的喜欢这两种东西，正如其它的宁波人一般。

母亲姐姐妹妹和我都喜欢吃咸的东西。我们总是用菜煮点心和汤果。但父亲的口味恰和我们的相反，他喜欢吃甜的东西。我们每年盼望父亲回家过年，只是要煮点心和汤果吃时，父亲若在家里便有点为难了。父亲吃咸的东西正如我们吃甜的东西一般，一样的咽不下去。我们两方面都难以迁就。母亲是最要省钱的，到了这时也只有甜的和咸的各煮一锅。照普遍的宁波人的俗例，正月初一必须吃一天甜汤果，因此欢天喜地的元旦在我们是一个磨难的日子，我们常常私自谈起，都有点怪祖宗不该创下这种规例。腻滑滑的甜汤果，我们勉强而又勉强的还吃不下一碗，父亲却能吃三四碗。我们对于父亲的嗜好都觉得奇怪、神秘。“甜的东西是没有一点味的，”我每每对父亲说。

二十几年来，我不仅不喜欢吃甜的东西，而且看见甜的（糖却是例外）还害怕，而至于厌憎。去年珊妹给我的信中有一句“蜜饯一般甜的……”竟忽然引起了我的趣味，觉得甜的滋味中还有令人魂飞的诗意，不能不去探索一下。因此遇到甜的东西，每每捐除了成见，带着几分好奇心情去尝试。直到现在，我的舌头仿佛和以前不同了。它并不觉得甜的没有味，在甜的和咸的东西在面前时，它都要吃一点。“甜的东西是没有一点味的，”这句话我现在不说了。

从前在家里，梅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母亲是不许我去买来吃的，因为太酸了。但明买不能，偷买却还做得到。我非常爱吃酸的东西，我觉得梅熟了反而没有味，梅的美味即在未成熟的时候。故乡的杨梅甜中带酸，在果类中算最美味的，我每每吃得牙齿不能吃饭。大概就是因为吃